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鄒曾蔭

#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 郊廟

宋欽宗時侍御史李光論明節皇后不當立忌狀曰臣准西上閤門關准太常寺關今年迎奉道君太上皇帝若在四月二日到京緣當日係明節皇后忌辰合分定奉迎及行香官者臣嘗考求典禮明節皇后不當立忌

昨緣太常少卿林震率意迎合妄援温成故事為明節皇后立忌因以為例不復討論遂使聖朝著非禮之舉貽譏後世不可不革臣竊詳忌日之制罷樂廢務修齋行香皆致其子孫追慕之誠五季之亂可謂無禮法矣周世宗宣懿皇后入廟議者猶以太后在上疑祔廟之後立忌非便嘉祐中言者以久雨陰沴宗廟之禮恐有未順且謂城南立温成廟四時祭享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商宗遭變飭已思咎祖已訓以典

祀無豐于昵況以嬖寵列於秩祀非所以享天心奉宗
廟之意也熈寧中有司議改温成廟為祠殿歲時遣宮
臣行事忌日齋祭並合廢罷識者是之今陛下初嗣歷
服宜大正始之時宗廟國之大事伏望聖慈下有司討
論典禮務合中制所有明節忌辰乞且依温成故事罷
百官奉慰行香止令内臣就祠殿行事薦以常饌庶合
典禮
高宗紹興初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國朝配祀自英

宗始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為詘祖進父然卒不能奪王珪孫抃之論辭其後神宗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對以誤引孝經嚴父之説惜乎當時無有辨正之者今或者曰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是為二祧高祖為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所奉承者太祖為帝者祖太宗真宗宜為帝者宗皇祐以一祖二宗並配議出於此直儒等閒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

光武配明堂蓋古之帝王非建邦啓土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有宋肇基創業之君太祖是也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祭者萬世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并及於真宗今主上紹膺大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為祖廟獨躋恩在於無名並配則幾同於祫

饗今烝酌皇祐詔書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惟禮專而事簡庶幾可以致力於神萬世行之可也

四年國子監丞王普上言曰明堂有未合禮者十一事其一謂陶匏用於郊丘玉爵用於明堂今茲明堂實兼郊禮宜用陶匏他日正宗祀之禮當奉玉爵其二禮經太牢當以牛羊豕為序今用我將之詩遂以羊豕牛為序所謂以辭害意豈有用大牲作元祀而反在羊豕之

後者其三陳設尊罍宜倣周官司尊彝秋嘗之制其四泛齊醴齊宜代以今酒而不易其名其五其六祭器冕服當從古制其七皇帝末後詣齋室則是致齋二日有半乞用質明以成三日之禮其八齋不飲酒茹葷乞罷官給酒饌俾得專心致志交於神明其九設神位版及升煙奠冊不當委之散吏其十十一皆論樂並從之

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禘祫為重祫大禘小則祫為

莫大焉今戎事方殷祭祀之禮未暇徧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顧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誤宜不可緩仰惟太祖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即其功德所起宜祫饗以正東向之尊逮至仁宗親行祫享嘗議太祖東向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之臣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

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虚東向葢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也暨熈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以太祖不得東向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以為然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宣祖並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尚居第四

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今若正太祖東向之尊委合禮經太常寺丞王普又言棻所奏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臣竊以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右者祫饗朝踐于堂則太祖南向而昭穆位于東西饋食于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于南北後世祫饗一于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向為太祖之尊焉若夫群廟迭毁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

始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又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向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儻以熙寧之禮為是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然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每歲五享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

為昭真宗英宗祏宗北向為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

七年徽宗哀聞是歲九月中書舍人傅崧卿撥嚴父之說不幸太上諱問奄至而大饗不及理實未安吏部尚書孫近專言元年以來祖宗並配今論者乃欲祖宗並配之外增道君皇帝一位不合典禮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今梓宫未還廟社未定疆土未復臣竊意祖宗上

皇神靈所望於陛下者必欲興衰撥亂恢復中原迎還梓宫歸藏陵寢以隆我宋無疆之業若如議者之言以陛下貴為天子上皇北狩十有一年未獲天下之養今不幸而崩且欲因明堂之禮追配上帝謂是足以盡人子之孝則於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宜依故事合祭天地祖宗並侑太上升配似未可行

十三年禮部侍郎王賞等言郊祀大禮合依禮經皇帝服大裘被袞行禮據元豐詳定郊廟禮文何洵直議以

黑繒創作大裘如衮惟領袖用黑羔乞如洵直議詔有司如祖宗舊制以羔製之禮部又言闗西羊羔係天生黑色今有司涅白羔為之不中禮制不如權以繒代又元祐中有司欲為大裘度用百羔㨿宗以為害物遂用黑繒請依太常所言從之遂以衮龍裘冕亦十二旒爲高宗時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曰竊見明堂大禮前一日皇帝躬詣太廟名曰朝享臣僚奏議以方行三年之喪未當見宗廟行吉祭五月二十四日詔令侍從臺諫

官并禮官共詳定以聞臣等謹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考之往古居喪得見宗廟有如此者又按景德三年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真宗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熈寧元年神宗居諒闇復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廟之禮是則考之本朝居喪得見宗廟有如此者將來明堂大禮已在易月服除之後躬行朝享自無

足疑議者止謂三年之喪前此未有故恐今日行之為非夫三年之喪陛下行之内廷所謂諒闇心喪者也麄衣蔬食不以為朝廷之禮也陛下以萬機之繁恢復之重故奪罔極之悲躬宵旰之勤坐朝廷居如平時矣裁決庶務如平時矣親御戎輅亦復進幸矣何獨至於見宗廟而曰未可又按唐故事時將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惟太清宫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册祝皆曰某月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廟謂之奏告餘皆

謂之祭告至天寳九載乃謂告者上告下之詞遂下詔
太清宫宜稱朝獻太廟稱朝享累世相因遂失奏告之
名明堂前期之禮蓋告也非祭也謂之祭則在典故亦
為可行謂之告則尤無可議者先王制禮本諸人情惟
彼此參酌以無違故情文協中而可舉所有今年明堂
大禮前一日皇帝合詣太廟朝享臣等謹議
章誼論明堂大禮配饗事狀曰右臣等三月二十九日
承尚書吏部牒三月二十八日都省劄子節文權吏部

尚書胡直孺太常少卿蘇遲等討論明堂大禮配饗事奉聖旨令侍從臺諫集議指定限一月聞奏臣等四月七日於圜通院同翰林學士汪藻等集議緣所見互有異同合具奏稟者臣等竊見胡直孺等奏乞參酌皇祐詔書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蘇遲等謂宜用皇祐詔書之意采景祐禮官之請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太宗真宗配仍設圜丘第一龕方澤第一成神位臣等熟考二議雖各有據然稽之

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爲簡嚴

有是三者誠未足以隆一代之彌文而垂萬世之軌則

也臣等竊詳明堂之議實本於我將之詩與孔子宗祀

之說蓋言周之配天於郊既以后稷而配上帝於明堂

當以文王二祀異宜不容並配今國家既以太祖配天

於郊比周之后稷則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

王功德世序兩適相當今禮官乃欲以祖宗並配此臣

等所謂稽之經旨則未合者也臣等竊見仁宗皇祐二

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時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並配仍徹地祇之位故有去並侑煩文之詔至嘉祐末仁宗升祔之初英宗命官集議錢公輔以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二配者至重至大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

祭而移之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於成王也臣等謂如嘉祐之詔則太祖地示已不與祭如公輔之論則太宗獨配為合於禮今禮官等議乃欲合祭天地並配祖宗此臣等所謂參之典故則未盡者也臣等觀先王制禮各有所宜郊祭天地百神徧舉固不敢簡宗廟祫饗列聖並祀亦不敢畧至於明堂獨祀上帝配以一宗以示簡嚴亦不可瀆故元

豐是正祀典詔曰歷代以來合宫所配既紊於經至雜
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於是悉罷羣祀今禮官議欲
以圜丘方澤之神並行從祀此臣等所謂施之事帝則
未為簡嚴者也臣等伏見陛下建炎之初郊祀昊天嘗
奉太祖以配矣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
太宗配則於經旨為不悖於典故為可稽於事帝為簡
嚴而不瀆庶幾仰稱陛下寅恭宗祀之意臣等末學輒
以所聞上備採擇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誼又論明堂饗禮䟽曰臣竊謂議禮必本於經而以孔子孟子之言為證若經典無傳孔孟無説乃將取於諸子百家之論今明堂之祀其本起於周頌其次則孔孟明言之矣思文之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故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後世郊祀以始祖配天義起於此我將之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子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後世明堂之祀以帝者之宗配上帝義起於周郊謂之天其

祀即昊天上帝也明堂謂之上帝其祀亦昊天上帝也二祀一神其在郊稱天配以后稷者稱天則百神皆祀不止於上帝故其祀為逺而尊則配以祖也其在明堂稱上帝配以文王者稱上帝則特祀上帝而已百神無預爲故其祀為近而親則配以宗也此配天配上帝或以祖或以宗者也至於明堂則王者之堂更無别義未聞有九筵五室重屋複道之制考之於經而證以孔孟之言則由漢以来諸儒所說皆無經據而時雜陰陽道

家之言者不足取也國朝郊丘明堂大禮固已屢舉祀天於南郊以太祖皇帝配祀上帝於明堂以太宗皇帝配皆合於周頌之文與夫孔孟之說矣若小異於經者蓋不免於諸儒之說今胡直孺等請將来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而於列聖與夫天神地祇咸不預焉則似乎太簡蘇遲等請南面西上設昊天上帝皇地祇神位西向北上設太祖太宗真宗神位於殿之東廡設圓丘第一龕九位於殿之西廡設方

澤第一成一十三位又以列聖神主在温州竊恐當命大臣於其處攝行祀事或遣官恭詣温州列聖神主所祭告如以不徧百神為未足則請即行在所天慶觀於大饗後擇日取祖宗大禮既畢恭謝之文亦命大臣簡其儀物而悉舉以告亦足以盡祈報之心其於列聖天神地示似有所擇則近乎瀆矣臣觀祭法先儒記禮禘郊祖宗皆以一祖一宗配而昊天上帝皇地示無列聖並配之文則胡直孺等請以太祖太宗配為合於經矣

郊祀明堂祫饗三者皆為大禮今舉大禮而列聖不與聞天神地示之衆不在所禮以周官及祭法考之率皆未合則蘇遲請遣官温州告祭神主遣官於天慶觀告謝百神為近於禮矣然欲配祀以真宗而不及列聖於天神祀第一龕於地示祀第一成則擇而取之以祭恐非徧于羣神之意欲望宗廟則自真宗皇帝以及列聖率遣宗室大臣告祭於温州天神自第一龕而下地示自第一成而下分遣大臣各祭於行在宫觀兩處如此

則精意並達禮亦從宜

刑部侍郎廖剛奏曰臣某聞天子之廟四親二祧與太祖而七古之制也然禮有以義起者故周以后稷為始祖而文武雖親盡而不祧非禮之經也後世有始封如后稷則為太祖可也得天下如文王武王則不祧可也如其不然則當遵古制而已是以漢高帝以崛起有天下為漢之太祖而太公以上無與焉本朝藝祖有天下雖戰爭揖遜與漢不同而崛起則類也然則東向而為

太祖夫復何疑然又有可以義起者如太宗皇帝既有一天下之大功又實我之祖則異時長居昭而不祧誰曰不然自此而降親盡則祧不必為後世有功有德之說可也何以言之漢以孝文之德孝武之功為不遷之宗後世有不以為然者為其出於一時之見而非古制也是以本朝議不祧之廟或欲以仁宗或欲以神宗紛紛之論已隨時而異同矣要之宗廟者子孫所以追奉其祖先者也何暇議其功德之厚薄而去取之哉故後

世非如周文武之得天下天下之所共與而不可遏則自太祖而下循序而祧禮之常也況初不著於太祖之先者乎乃若諸儒執兄弟為一世之説以謂太祖太宗止合作一室此又不通之論既謂之太祖居獨尊之位則繼及者豈得與並惟在昭穆之列則可以世論耳此正當以義斷也至於三年一祫禮謂合食於太祖之廟是以太祖為主也則東向之尊爲可易哉然本朝自前祫祭僖順翼宣四祖咸在未得如周以后稷為主與享

者皆其子孫是以姑遵魏晉以来故事虚東向之位蓋從權也自今七廟已備則雖千萬世太祖常居東向之尊夫復何疑斷自太祖則四祖神主遷之别宫當祫則即而享之前代每行之而議論之士皆以為當矣又復何疑前乎太祖者遷之别宫即而享之則後乎太祖者宜藏之夾室合食於太祖之廟從可知矣若五年一禘請以商人周人禘嚳明之則當禘僖祖為宜蓋禘之祭最疏為其雖遠亦不可忘而已設為生太祖而禘宣祖

則失禘之義矣既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豈必近而親者邪

孝宗乾道改元始郊見天地太常洪适上奏曰聖上踐阼務崇儉德郊丘講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且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者竽工鼓員不應經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為數甚夥其鹵薄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

一惟是肄習尚踰三月之淹夫驅游手之人撥金擊石安能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費總為緡錢近二鉅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節奏樂工登歌宮架樂工引舞舞工其分詣社稷及別廟並番輪應奉更不添置禮部郎官蕭國梁又言議禮者嘗援紹興指揮時饗亞獻既入太室即引終獻行事雖便於有司侍祠免至跛倚而其流將至於簡宗

廟用之郊饗尤為非宜蓋有獻必有樂卒爵而後樂闋今亞終獻樂舞雖同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終不可亂也若使之相繼行事雜然於酌獻之間則其為樂舞者不知亞獻之樂耶終獻之樂耶詔從其請訂定

乾道間中書舍人胡銓論卜郊疏曰臣伏覩令月十八日指揮郊祀大禮改用來年正陽之月雩祀之辰臣參考禮經及國朝故事有不可者凡十臣請為陛下言之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先祀後戎祀莫大爲今以戎事

而廢祀事其不可一也且三年之喪天下之大喪也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示不以大喪而廢天地之祭今敵人在境未至如大喪之慼而輒廢大祀其不可二也春秋列國蕞爾之邑無歲不有齊晉吳楚之師三年之郊未嘗廢也自僖公而下或以鼷鼠食牛而不郊或以牛死而不郊春秋誅之謂其不改卜牛而廢大祀也今敵人一入寇而遂廢郊其不可三也陛下繼天為子父天母地即位之初首當郊見天地遷延至今亦已

晚矣而又展一年是即位四年而後郊慢亦甚矣其不可四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聖人以為大孝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合祭天地於圜丘以僖祖太祖皇帝配焉史臣亦稱為大孝今陛下即位三年而不郊非唯慢天地且慢祖宗之配祭其不可五也陛下即位之初敵人侵我淮甸符離之師戰士暴骨死傷未收而陛下策后策妃相繼於時不曰外有敵國之患今有一風塵之警而輙廢天地祖宗之大祀其不可六也自金人敗

盟邉鄙日費使者奔命不暇棄四郡以啗敵國海州斬
指者以萬數泗州老弱屠戮者數萬人唐鄧廢棄之日
肝腦塗地者不知其幾千人而會慶之節未嘗廢也今
以魏勝一戰没君臣相顧失色遂廢大祀其不可七也
真宗皇帝澶淵之役深入不測至與達蘭對壘矢著黄
屋而不懾非有他也為宗廟社稷計也今執政侍從臺
諫之臣乃謂陛下青城之宿懼有不測則澶淵之役真
皇親冒矢石為不可乎執政侍從臺諫之言是宦官宫

妾之媚非大臣以道事君之義也其不可八也夏四月降詔以冬至日謁款南郊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四海顒顒引領以望大霈一旦改祀不云前詔更不施行而率意行之人可欺也天可欺乎此其不可者九也夫郊則肆赦肆赦則赦過宥罪為有名不肆赦而赦過宥罪則何名哉今郊既展赦亦當展如此則四海顒顒數日以待赦者寧不觖望豈不辜陛下好生之德乎若曰冬至之日雖不肆赦先釋繫囚有何不可則来年肆赦又釋

纍囚可乎其不可者十也冒瀆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
之至
淳熙初祕書少監楊萬里駁配饗不當疏曰臣聞之王
通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蓋堯之衢室舜之總章周有
卿士庶民之謀漢有博士廷臣之議此皆王通之所謂
議也既曰議矣則君之所可臣必有所否卿士之所從
庶人必有所違君人者酌其議而擇之擇其善而從之
然後下無不盡之心上無不善之舉今者議臣建配饗

功臣之議則不然曰欺曰專曰私而已先之以本朝之故事惟翰苑得以發其議抑不思列聖之廟有九而廟之有配饗者八發配饗之議者非一而出於翰苑者止於三且如罷王安石之配饗神廟則司勲員外郎趙鼎之言也請以韓忠彦配饗徽廟則刑部尚書胡交修及中書舍人樓炤等之議也豈盡出於翰苑哉今舉其三以自例不顧其餘之不然非欺乎申之以聖諭之所及惟一已得以定其議非專乎終之以止令侍從數人之

附其議使廷臣皆不得以預其議非私乎是說一行自今以往一議之出必欲有可而無否必欲以一人之口而杜千萬人之口也何以盡天下之心乎有可而無否其弊必至於水濟水之喻以一人之口而杜千萬人之口其弊必至於指鹿為馬之姧臣之所憂不特一配饗之議而已恭惟陛下秉大公廓至明如天之清如水之止無偏如周武無我如仲尼必不徇議臣一已之私說而盡違天下之公議也臣惟特此敢陳其愚惟陛下垂

聽爲臣伏見故太師忠獻魏國公張浚身兼文武之全才心傳聖賢之絶學遭遇先皇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擢任不次出將入相而浚捐軀許國忠孝之節動天地而貫日月武夫悍卒孺子婦人裔夷絶域聞其名者皆翕然歸仰中興以来一人而巳臣嘗論其槩以為耆德卓行忠諫嘉謀動為人師言為世則者固不可勝舉也而其尤大焯著有社稷之功者五建炎之間逆臣苗傅劉正彦之變先皇忍恥僞赦之出四方驚惑然莫有敢誦

言討之者惟浚興平江之師內則倡率韓世忠張俊以為之用外則結約吕頤浩劉光世以為之助不崇朝而建復辟之勲首復辟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一也紹興之間浚初拜右相未皇他議首上封章請建儲嗣入謝之日繼以面陳而先皇嘉納雖先皇選建之公宗社靈長之福上天眷顧之命歷數有歸在於陛下然發此議者紹興五年八月十五日也發大議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二也先是大將范瓊來

赴行在挾其兵衆居然悖傲不復有人臣之禮肆然邀求且乞價苗劉之黨浚召瓊至都堂數其罪狀縛置廷尉論抵之死而優撫其軍從容指麾釋兵聽命分隷他將無敢譁者然後國法以正紀綱以張强臣悍將始知有朝廷之尊立國之基實肇於此立國基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三也浚之守蜀備禦既固敵至輒敗大酋尼瑪哈病篤召諸將謂曰吾自入中國未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敵我在猶不敢取蜀爾曹宜

息此意姑務自保而已烏珠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
尼瑪哈既死烏珠来寇浚令吴玠吴璘大破之俘獲萬計
烏珠僅以身免髠鬅鬚髯而遁自敵入中原其敗衂未
甞有此也我是以有和尚原之捷敵自是不敢窺蜀矣
浚之出蜀而歸也復薦吴玠等九人將帥之才後皆獲
其用至今朝廷無西顧之憂全蜀安而後中國安安蜀
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四也浚之貶福州
也劉麟乘此引烏珠之兵數路入寇先皇即日召浚浚

亦即日就道既至江上烏珠聞之曰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未幾宵遁先皇之幸建康也劉猊挾敵衆來寇時相臣趙鼎樞密折彥質皆欲退淮上之師為保江之計浚力爭以為收兵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先皇決策從浚我是以有藕塘之捷自此兩淮始可立矣兩淮定而後中國定定淮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五也蓋浚之用心以堯舜致君之道為己任以春秋復讎之義為己責以文武境土未復

之業為已憂其論諫本仁義似陸贄其薦進人才似鄧禹其奮不顧身敢任大事似寇準其志在滅賊死而後已似諸葛亮孟子曰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悦者也浚有焉今先皇行且祔廟方議配饗之臣非有社稷之大功者其誰實宜之臣謂有社稷之大功宜配饗於新廟者莫如浚也且陛下賜浚謚忠獻制辭有曰慮國忘家曰忠獻可替否曰獻又曰若趙普平定四方若韓琦弼亮四世雖成功之不一要易地以皆然訓辭具存昭

若日星盖普則配饗太祖之廟琦亦配饗英宗之廷陛下以此比浚則今日配饗新廟者舍浚而誰哉而議臣懷私故欲黜浚而不錄以阻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公議甚憤而不平也且議臣以復辟之功為重乎浚倡之吕頤浩和之張俊韓世忠秉而行之今錄其同功者三人而黜其元功者一人可乎且議臣以建儲之功為重乎趙鼎言之浚亦言之今錄其一黜其一可乎至於固長淮以保江守全蜀以保吳楚則浚一人而已矣此又非

諸將所敢望者臣故曰配饗新廟者舍浚而誰哉或謂浚嘗為隆興之相矣非没於紹興之年也臣以為不然趙普嘗相太宗矣而配饗太祖之廟韓琦曾公亮嘗相神宗矣而配饗英宗之廷然則浚之宜配新廟又何疑焉昔唐以苗晉卿配肅宗而遺裴冕蘇氏駮之當時竟行其說裴冕得以復妝臣雖學術淺陋竊有志焉又況議元和配饗之臣則令尚書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兩省五品以上同議焉議會昌配食之禮則出於宗正少卿

李從易所奏焉豈翰苑之臣所得而專哉蓋專則有弊衆則無私故也臣願陛下遵中興之典酌李唐之制斷自聖衷照破私議以臣所駁之章詢之大臣下之禮官博士令與臺諫兩省侍從及在廷之臣雜議其事如蘇軾論配饗必都省集議者而陛下擇其中錄元勲於既黜釋公議於既欝可以伸屈抑可以決壅蔽可以盡天下之心可以為忠義之勸一舉而衆美具誠非小補冒瀆天聽無任惶懼屏營之至

三年兵部侍郎周必大上明堂議曰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禮記明堂位一篇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内之公侯伯子男外之夷蠻戎狄之國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王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之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成

王時嘗因夏見諸侯於明堂而祀文王歟孝經特舉一時之盛而非後世常行之禮也漢唐以來既於明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者至於本朝仁宗特創宏規神宗嘗垂聖訓司馬光呂誨等力辨諸儒講說孝經之誤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太上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於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沿則所謂宗祀者安可獨泥一說而致疑哉伏請如李燾所奏施行

六年必大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又論明堂劄子曰

臣伏覩明詔令禮官詳議明堂典禮見條具奏聞外臣竊惟祀帝如祀天皆以祖宗配食此仁宗已行之制深合於禮況明堂不專嚴父具存神宗聖訓司馬光等正論但世俗不能徧知典故只誦孝經之語又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故前郊李燾申請雖經羣臣集議尋為異說所奪今既明降指揮即與臣下起請不同若復中輟理或未安臣意望聖慈旦夕作一宛轉達知太上皇帝仍候將來降御札日詳載古誼庶幾杜絶不知

者之說實為允當臣先事妄言伏俟罪譴

必大又議明堂大禮狀曰臣等竊觀傳載黄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歴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

會朝之地周成王時嘗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至於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論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以百神前期朝獻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廷蓋得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即位以來固嘗一講祈穀四躬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禮猶

未親行今若特舉秋享於義為允臣等謹據已行典禮及將仁宗時名儒李泰伯明堂嚴祖說并治平中呂誨司馬光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劄具録在前謹録奏聞

必大又奏曰臣近者纔覩宗祀展日指揮旋聞一切如舊仰見陛下誠心感格天步輕安臣子之情不勝忭蹈惟是十五日太廟逐室行禮奠幣酌獻升降至再拜跪頗多按樂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氏注云若於清廟大饗然又禮器載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

他日子路預焉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許其知禮夫君臣之制雖殊祭祀之恭一也臣願陛下咨諭大臣前期齋文斯禮使有定論協于簡易之言免令有司臨祭疑懼若陛下奉先思孝寧過乎禮自不以此為勞則固無可議者臣不勝螻蟻拳拳之誠

光宗紹熙五年閏十月權禮部侍郎許及之言僖順翼宣四祖為太祖之祖考所遷之主恐不得藏于子孫之廟今順翼二祖藏于西夾室實居太廟太祖之右遇祫

享則於夾室之前設位以昭穆焉於是詔有司集議吏部尚書兼侍讀鄭僑等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為別廟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祔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祔子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尤稱諸儒如樓鑰陳傅良皆以為可詔從之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畧云准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

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于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朝威靈相與校强弱于冥冥之中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

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又言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昭穆而次以至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又言元祐大儒程頤以為王安石言僖祖不當祧復立廟為得禮竊詳頤之議論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特以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

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召對令細陳其說熹先以所論畫圖為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乆之上再三稱善光宗時朱熹奏曰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

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毁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抃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説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禘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説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歴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

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

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己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

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貼黄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
安蓋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
舛雖復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
危疑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始祖之祀亦惑衆聽實
為非便而或者以謂前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
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
詔恭依至熈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

請復還僖祖又詔恭依盖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

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聖照

熹又議祧廟劄子曰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明燭見事理尊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羣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機之繁未

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處分臣不勝幸甚

監察御史林大中上疏曰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踈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

寧宗時吳詠繳進明堂御劄狀曰臣被命宣鎖伏准御寶封付下中書門下省熟狀以今歲明堂大禮前期令

學士院降御劄處分臣已遵奉聖旨擬撰修寫進入外
偶有愚見輒附奏以聞臣嘗出入禮經讀郊特牲謂祭
有祈有報有由辟焉讀周官太祝謂祝有祈福祥有求
永正有敉裁兵焉所謂肇禋於郊宗祀於明堂者不但
曰報而已蓋海内乂安兵革不興年至於屢豐則鋪張
揚厲而主報疆埸多事水旱間作民未有寧宇則禬禳
祠禱而主祈此皆成周令典國家列聖以來成法所不
能廢也粤自近歲詞臣所撰詔赦類多頌美形容之辭

而少愛人惻怛之意矧今兵祲未解民食孔艱陛下畏
威一念如對上帝毖祀一忱若保赤子所宜因此時力
致祈天永命之請臣用是輙援仁祖高宗兩朝故實載
之御劄所有將來合降赦書更宜推廣此意深自貶損
明示四方如建炎間臣夢得所上奏疏紹興間臣益臣
近臣世將諸臣所撰赦文則庶幾可以迓續天命感動
人心仰昭陛下寅畏懷保之實儻聖意以為可采乞降
付本院遵守施行

理宗初即位大享當用九月八日在寧宗梓宮未發之前下禮官及臺諫兩省詳議吏部尚書羅點等言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堂之禮至今遵行稽之禮經有越紼行事之文既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且紹熙五年九月在孝宗以日易月釋服之後未發引之前慶元六年九月亦在光宗以日易月釋服之後未發引之前今來九月八日前祀十日皇帝散齋别殿百官各受誓戒係在閏八月二十七日即當在以日易月未釋服之內乞下太

史局於九月内擇次辛日行禮則在釋服之後正與前
史相同乃用九月二十八日辛卯前二日朝獻景靈宫
前一日享太廟遣官攝事皇帝親行大享禮成不賀
紹定四年九月丙戌京師大火延及太廟太常少卿度
正上言曰伏見近世大儒侍講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
廟之制畫而為圖其説甚備然其為制務倣於古而頗
更本朝之制故學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
災異火發民家延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為宜臣於

向來備聞其説今備員禮寺適當此變若遂隱默則為有負謹為二説以獻其一純用朱熹之説謂本朝廟制未合於古因畫為圖謂僖祖如周后稷當為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為始祖是乃順太祖皇帝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于中左昭右穆各為一廟門皆南向位皆東向祧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于始祖之廟始祖東向羣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主皆位南

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以定其説合于古而宜于今盡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于此而垂祐於無窮也其一説則因本朝之制而參以朱熹之説蓋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古制未及施行渡江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為紛紛或且仍遵本朝之制自西徂東並為一列惟於每室之後量展一間以藏祧廟之主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遇三年祫享則以帷幄幕之

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列合食其上前乎此廟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其室名為祫享而實未嘗合今量展此三間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大段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今來朝廷若能舉行朱熹前議固無以加如其不然姑從後說亦為允當不失禮意然宗廟之禮儻無其故何敢妄議今因大火之後若加損益亦惟其時

乞賜詳議

淳祐三年將作少監權樞密都承旨韓祥言竊以明堂之禮累聖不廢嚴父配侑之典南渡以來事頗不同高廟中興徽宗北狩當時合祭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配非廢嚴父之祀以父在故也及紹興末乃以徽廟配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娛奉堯父故無祀父之典南郊明堂惟以太祖太宗配沿襲至今遂使陛下追孝寧考之心有所未盡時朝散大夫康熙亦援倪思所著合宮嚴父為言上曰三后並侑之說最當是後明堂以太祖太

宗寧宗並侑

度宗咸淳二年將舉郊祀時復議以高宗參配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洪燾等議以為物無二本事無二初舜之郊嚳商之郊契周郊后稷皆所以推原其始也禮者所以別等差視儀則遠而尊者配於郊近而親者配於明堂明有等也臣等謂宜如紹興故事奉太宗配將來明堂遵用先皇帝彝典以高宗參侑庶於報本之禮奉先之孝為兩盡其至

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漢成帝方郊祠甘泉泰畤召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徽戒齋肅之事

臣聞人主事天之道惟質與忱而已矣蓋質者天地之性而忱則天之道也大路越席掃地不壇器用陶匏牲用繭栗皆尚質也立澤聽誓皮弁聽報齋明盛服三宿七戒皆致忱也外盡乎質內盡乎

忱則天之親德享道也宜矣秦漢以後文縟而掩其質敬弛而汨其忱千乘萬騎以為華寶鼎天馬以為飾而事天之本廢矣壯荆靈旗以禱兵方士祕術以求福而事天之心蕩矣若成帝者則以文滅質以欲汨忱之尤者也甘泉泰畤之祠正承武帝奢侈之後丞相匡衡欲少去華就實乃奏罷鑾輅龍鱗黻繡周張之飾更定其儀與其樂章帝雖勉從而終不能改故雄賦甘泉極道八神警蹕星

陳天行萬騎中營玉車千乘之盛以致靡麗之譏是時趙昭儀又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故雄賦復云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以戒齋肅之事惜乎帝之馳騖於紛華湛溺於逸欲而不能用也欲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不亦難乎陛下穆卜季秋中辛以行暘館之祀今有日矣咸秩之禮昭事之忱所宜蚤戒而豫定者聖心固已孜

攷於此此蓋自乾淳以來每遇郊禋必詔有司自事天儀物及諸軍賞給之外凡車服仗衛聲明文物之具莫不裁約而歸於儉錫賚推恩亦減承平之半或三之一可謂尚質之至矣至於前期齋殿致其精明以對越在天者尤極其嚴行事之際避黃道而不履虛小次而不御可謂至恍之極矣是以神天顧歆或積雨而頓霽或微恙而立瘳以迄成熈事此則陛下之家法也厥今四郊多壘財力單

匱遠不逮乾淳之時臣願陛下於阜陵節約之外損之又損庶幾曰祀曰戎二者兼舉以恍事天又其大本記曰齋者防其邪物訖其嗜慾言不敢散其志也今距齋宿之期雖曰尚賒然臣願陛下以聖人久禱為心兢兢業業已如上帝臨汝神在其上之時則積此真純用於一日天人相與如響應聲天神之不降地示之不格風雨之不節寒暑之不時臣不信也惟陛下力行之臣不勝惓惓

金世宗將行郊祀議配享參知政事石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𤣥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請以三帝並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配

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依古以一祖配之上曰

唐宋不足為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

大定十一年太常上議曰按唐會要舊制南北郊宮縣用二十架周漢魏晉宋齊六朝及唐開元宋開寶禮其數皆同宋會要用三十六架五禮新儀用四十八架其數多似乎太侈今擬太常因革禮天子宮縣之樂三十六簴宗廟與殿庭同郊丘則二十簴宜用宮縣二十架登歌編鐘編磬各一簴又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鐘為

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雲門之舞冬至日至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六變謂六成也唐宋因之蓋圜鍾夾鍾也用為宮者以上應房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宮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陽之奇數欲神聽之也凡樂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圜鍾自卯至申其數有六故六變而樂止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樂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樂曲以寧為名令止有太廟祫

享樂曲而郊祀樂曲未備皇統九年拜天用乾寧之曲今圜丘降神固可就用今太廟祫享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寧之曲迎俎奏豐寧之曲酌獻舞出入奏肅寧之曲飲福奏福寧之曲宋開寶禮亦可就用餘有郊祀曲名
皇帝入中壝奠玉幣迎俎酌獻舞出入樂曲宜皆以寧字製名遂命學士院撰馬皇帝入中壝奏昌寧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寧之曲昊天上帝奏洪寧之曲皇地祇奏坤寧之曲配位奏永寧之曲飲福奏福寧之曲升降望

燎出入大小次並與入中壝同餘載儀注及樂章又命太常議文武二舞所當先後太常議按唐宋郊廟之禮並先文後武本朝自行禘祫之禮亦然惟唐韋萬石建議謂先儒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當時雖從尋復改之其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為定方丘如圜丘之儀社稷則用登歌

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祫之禮皆為殷祭祫謂合食祖廟禘謂

諦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自異常享有時行之祭不欲數數則黷不欲踈踈則怠是以王者法諸天道以制祀典烝嘗象時禘祫象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自周以後並用此禮自大定九年已行祫禮若議禘祭當於祫後十八月孟夏行禮詔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為常禮又言海陵時每歲止以二月十月遣使兩享三年祫享按唐禮四時各以孟月享于太廟季冬又臘享歲凡五享若依海陵時

歳止兩享非天子之禮宜從典禮歳五享從之

十二年議建閔宗别廟禮官援晉惠懷唐中宗後唐莊宗升祔故事若依此典武靈皇帝無嗣亦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始則為虚室終則增至九室惠懷之祔乃遷豫章頴川二廟莊宗之祔乃祧懿祖一室今太廟之制除祧廟外為七世十一室如當升祔武靈即須别祧一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若旁容兄弟上毁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伏覩宗廟世次自睿宗上至始

祖凡七世別無可祧之廟晉史云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東晉與唐皆用此制遂增至十一室康帝承統以兄弟為一室故不遷遠廟而祔成帝唐以敬文武三宗同為一代於太廟東間增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今太廟已滿此數如用不拘常數之說增至十二室可也然廟制已定復議增展其事甚重又與睿宗皇帝祏室昭穆亦恐更改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漢志云父子不並坐而孫可從王父若武靈升祔太廟增作十二

室依春秋尊尊之典武靈當在十一室禘祫合食依孫從王父之典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當稱宗然前升祔睿宗已在第十一室累遇祫享睿宗在穆位與太宗昭位相對若更改祏室及昭穆序非有司所敢輕議宜取聖裁

章宗即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按公羊傳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註謂禘祫

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故事宜於辛亥歲為大祥三月禫祭踰月則吉則四月一日為初吉適當孟夏祫祭之時可為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祫禮伏為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譏其速恐冬祫未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慘則春官攝事竊以世宗及孝懿皇后升祔以来未曾躬謁豈可令有司先攝事哉況前代令攝事者止

施于常祀今乞依故事三年喪畢祫則祫禘則禘於明
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上從之
承安元年將郊禮官言禮神之玉當用真玉燔玉當用
次玉昔大定十一年天地之玉皆以次玉代之臣等疑
其未盡禮貴有恒不能繼者不敢以獻若燔真玉常祀
用之恐有時或闕及失禮制若從近代之典及本朝儀
禮真玉禮神次玉燔瘞於禮爲當近代郊自第二等升
天皇大帝北極於第一等前八位舊各有禮玉燔玉而

此二位尚無之按周禮典瑞云以圭璧祀日月星辰近代禮九宫貴神大火星位猶用周禮之說其天皇大帝北極二位固宜用禮神之玉及燔玉也上命俱用真玉省臣又奏前時郊天地配位各用一犢五方帝日月神州天皇大帝北極十位皆大祀亦當用犢當時止以羊代第二等以下從祀神位則分封羊豕以獻竊意天地之祀籩豆尚多者以備陰陽之物鼎俎尚少者以人之烹薦無可以稱其德則貴質而已故天地日月星辰之

位皆用一俎前時第一等神位偏用二俎似為不倫今第一等神位亦當各用犢一餘位以羊豕分獻及朝享太廟則用犢十二上從之

元世祖時東平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聖人之德無加於孝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堯有文祖舜有神宗超踰萬古之良圖度越百家之高致商周而下秦漢以來世態潛乖希傳儀禮儒士難明其學歷代遞變其迹今國家道光五葉澤被六合庶事康哉群黎遂矣皆祖宗之功德

及陛下之聖神丕顯丕承而致然也臣嘗朝經暮史竊窺禮末畧知廟制令請申之禮天子立七廟在都內之東南太祖中位乎北三昭在東三穆在西廟皆南向主皆東向都宮周於外以合之牆宇建於內以別之門堂室寢一一分方庭砌唐陳區區異地山節藻梲以示崇高重檐刮楹以示嚴肅斲礱其桷以示麗而不奢覆之用茅以示儉而有節此蓋廟之制度也祖功宗德百世不易親盡之廟因新而祧祧舊主於太祖之夾室祔新

主於南廟之室中昭以取其向明而自班乎昭焉穆以取其深遠而常從其穆焉穆祔而昭不動昭祔而穆不遷二世祧則四世遷於二世而六世遷於四世以八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於三世而七世遷於五世以九世祔穆之南廟矣孫以之祔于祖父孫可以為王父尸由其昭穆之同非有尊卑之辨故祧主既藏祫則出餘則否祔廟貴新易其檐改其塗此盖廟之祧祔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牲牷肥腯旨酒嘉栗粢盛豐

潔器皿具備衣服既鮮水火又明祠宜羔豚膳膏薌禴宜腒鱐膳膏臊嘗宜犢麛膳膏腥烝宜鱻羽膳膏羶設守祧职掌之遺衣陳奕世遞傳之宗器王后及賓禮成九獻辟公卿士奔執豆籩此盖廟之時祭也太祖廟主循常東面移昭南穆北而合食就已毁未毁而制禮四時但陳未毁而祭之五年禘其已毁而祭之此盖廟之祫祭也三年大祭祭始祖之所出以始祖配之此盖廟之禘祭也子思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言天下雖大而其要在乎務本也伏望陛下擴恭肅慈和之心盡仁孝誠敬之念斷出天衷力行古道聳天下士民之企仰報本朝神聖於無窮一新太廟之儀章嚴接春秋之祭祀惟陛下先天下以孝坐宏偃草之風而天下化陛下之神感識移忠之道如是則上下和悦朝野無虞尚豈有干名犯分故抆寛網之民哉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其此之謂與

成宗大德初建南郊翰林國史院檢閲官袁桷進十議

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圓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圓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為大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

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

成宗時元永貞上真定玉華宫罷遣太常禮樂議曰竊聞天子七廟萬世之通議三代以還莫違兹道原廟之制隆古未聞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詔有司立原廟遂有衣冠月出遊之名其後郡國所在因各立廟至元

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罷之謹按尚書黷於祭祀時為弗欽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伏觀聖朝建立七廟崇奉孝享可謂至矣而睿宗皇帝神御別在真定路玉華宮竊惟有功德於天下者莫如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今玉華宮原廟列在郡國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臣

僕之賤供奉御容非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玉華宫照依京師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供罷遣太常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之靈無褻瀆之煩而禮官免失禮之責矣

英宗時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集賢學士吳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宫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

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考古乎

晉王泰定間博士劉致建議曰竊以禮莫大於宗廟宗廟者天下國家之本禮樂刑政之所自出也唐虞三代而下靡不由之聖元龍興朔陲積德累功百有餘年而宗廟未有一定之制方聖天子繼統之初定一代不刋之典為萬世法程正在今日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昭處於東穆處於西所以別父子親踈之序而使不亂也聖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為六世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太宗室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昭穆列之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為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為

昭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為上東以右為上也茍或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可為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事先公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故君之上况未嘗正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為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

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且如今朝賀或祭祀宰相獻官分班而立居西則尚左居東則尚右及行禮就位則西者復尚右東者復尚左矣致職居博士宗廟之事所宜建明然事大體重宜從使院移書集議取吉四月辛巳中書省臣言始祖皇帝始建太廟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神主以次祔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祔東室邇者集賢翰林

太常諸臣言國朝建太廟遵古制古尚左今尊者居右為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皇帝居中南向宜奉睿宗皇帝神主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裕宗祔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祔裕宗室之左英宗祔成宗室之右臣等以其議近是謹繪室次為圖以獻惟陛下裁擇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周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

謁不聽上無婬慝下不隂害不幸宫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徳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内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

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齊桓公田至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

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收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户説也可舉而示也

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

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
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
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
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
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
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
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
焉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之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

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禀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

琴騶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説去琴按劒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絃者君也寛和而温小絃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攫之深徐廣曰以爪持也攫音己足反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悦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

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

也大道容衆大徳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

正鑾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劒涉血屨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鑾下佐我乎其罪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朝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亦及臣之身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

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平公閑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進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

諂諛之人庸庸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壘壘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壘壘也國有五壘壘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壘壘小壘壘耳何害乎國家哉

秦昭王時客卿范睢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攻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

宿昔而死李兊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髙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兊之類也且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髙陵華陽涇陽

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

魯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

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此語矣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

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二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言

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埶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漢高帝時大中大夫陸賈時時前説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

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

百姓任罷（任為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群盜滿山（犯罪者則衣赭衣）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嚮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綺四馬騖馳旌旗不橈（橈屈也）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

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於靳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吞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

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

令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以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

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進食曰餽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祝餲在前祝鯁在後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為備之以祝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

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罷讀曰疲）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

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虡言其奢泰也虡猛獸之名謂鍾鼓之柎飾為此獸虡音距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絫古累字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

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復重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

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

內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

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民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筭不事免一口之筭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

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

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文帝時天下初定制度踈闊梁懐王太傅雒陽賈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

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没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

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吴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

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熭音衛日中盛者必暴熭也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髙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廑劣也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

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

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黄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胷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

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而芒刃不頓者頓謂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觧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

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

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

病非徒瘇也又苦踧盭踧古蹠字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踧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歳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

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痱（辟足病痱風辟音辟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醫者誼自謂）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

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加牙條以作履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裹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

之閑中〔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偏諸緁著衣也緁音妾謂以偏諸緶著之也〕美者黼繡〔黼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是故天子之服今庶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富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綈厚繒也〕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

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母取箕箒立而誶語

誶責讓也誶音碎 抱哺其子與公併倨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兼并之法遂進取之業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下大敗衆揜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

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剟謂割取之也剟音輟搴兩廟之器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音騫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

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虗虗讀曰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

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

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

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

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悳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識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趣讀曰趨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

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

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

皆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

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

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二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

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髠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宫本由秦御無忌上之風

也

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搒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

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奊詬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

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

斥然正以譴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

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

此也上深納其言

時文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太子家令鼂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徳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内以安澤

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七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

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黄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

所覽刻于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屮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

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濡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

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而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

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若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庇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

吏失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無邪辟之行外無騫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埶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

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

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内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絶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

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寛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誹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長老愛邮少孤辠人有期後宫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祖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隂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

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

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三